



哈
尔
滨
的
世
纪

历史

回眸

群 山 星 河 木 兰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1900—2000

第一章

木兰境内，亘古荒原军垦、民垦两次垦荒。当举国遭受八国联军入侵之际，木兰又被沙俄侵袭。

沙俄军舰二次进攻木兰。驻守在木兰石头河子清军统领孙自镒率部队，向沙俄军舰发起了猛烈还击，最后因孙自镒的部队没有援兵死伤惨重，阵地失守。俄军登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

清政府丧权辱国签订《辛丑条约》，官逼民反，木兰的白杨木河口处发生了民众与清官兵的交战……。

东兴的垦荒

那是在唐、辽、金、元、明、清年间，中国历代朝政对黑龙江区域很重视。东起库页岛，西到贝加尔湖，北自外兴安岭，南抵日本海的广大领土行使有效的管辖，在元朝的时期他们对东北地区的统治，首先设立辽阳等处行中

书省(简称辽阳行省),当时管辖辽阳、沈阳、广宁、大宁、东宁、开元、水达达等路,以及咸平府。在元初,开元路管辖黑龙江中、下游和乌苏里江两岸,北到外兴安岭一带,东至海滨。到了清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清政府采取许多措施,加强对边疆的管辖,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另一方面派出人力,进行土地的垦荒。

在1893年的前几年,呼兰厅所属的大小木兰达段就曾经连续遭受严重的干旱和水灾。当时木兰县地处位置由于是半山区又属于中温地带,松花江的水又不断泛滥,所引起的洪涝、旱涝变化极为频繁。一年到头,春天旱,夏天和秋天连着涝。那年的秋天,是老百姓最后的一线希望,他们希望能有个好的收成。没想到天降霪雨连续20多天以后,呼兰厅所属的大小木兰达段的江河忽然水涨,泛滥成灾了。那骤涨的河水,离岸漫漫,宽则5公里,水深有八九尺,田禾庄稼千顷尽成为水国,当时禾稼有棵,没有粒,老百姓的这一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他们不会怨天,也不会怨地,他们只怨自己的命运,对于眼前这一年一度的水灾,呆若木鸡,他们最后只有忍受着大自然给予的“恩赐”。有的老百姓确实忍受不下去了,只能携眷移居他乡了。

在辽金时代松花江段沿江一带曾设千户所,这里的老百姓大多是在辽金的年代被掠来的汉人和那些强制迁徙的移民。后来到了明清年间又因为避难而流入这里一些的移民,有的是在朝廷因反叛之嫌,科场之罪被流放到这一带的“流人”。

当时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上奏清朝皇帝。是否准予出放东兴之荒(东兴就是现在的东兴镇)。皇帝准奏,由巴彦苏苏(现在的巴彦县)分派屯田总理照奎带领骑兵浩浩荡荡开进东兴,在东兴安营扎寨。这些骑兵在那里开始垦荒,这支骑兵军队称为木兰军。他们这次垦荒行动属于木兰军开荒之始。在那一望无际的千古荒原上,被这支队伍开垦出一部分土地。但是好景不长,1894年的夏天,即7月29日,松花江大小木兰达段的江水又泛滥,江水一直带

着汹涌澎湃的气势。到8月20日江水不但没有退下去而且继续上涨,沿江一带所有的土地变成一片汪洋,沿江的村屯被大水淹没了,有的房屋被江水冲塌了。

冬天又来了。狂风卷着雪呼啸着、翻滚着,扑天盖地而来,摇撼着这里的树木的躯干。在这冰天雪地中,那风狂暴地扫荡着山野,扫荡着属于那些粗制的简陋的小茅草屋。这风仿佛要撞开这些小屋那扇破旧的纸糊的窗。那狂虐的刺骨的寒风任意地蹂躏这里的一切。

第二年,1895年的6月上旬又开设了东兴镇屯田。还是由巴彦苏苏拨600户居民,这600户老百姓一家家一户户的妻儿老小,有的肩挑着两箩筐,一头挑着家什,另一头挑着婴孩;有的中年人这边扶着年老的,那边携着没有长大的孩子。他们颠沛流离,踏进了东兴这方土地上,踏进未经很好开发的亘古荒原。但是这块广袤的荒原与大西北的那片“天上没有鸟,地上没有草”的孤寂的大漠有不同之处。这里物产丰富,土地肥沃。那天是苍苍的天,地是野茫茫的地,他们来到这荒凉的东兴,他们从那以后就要永远地在这里开荒种地,在这里刀耕火种,盖起简陋的低矮的茅草屋,这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了。那一次的开荒属于木兰百姓的开荒之始。人们在这里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享受大自然给予的恩赐,也经受了大自然给予的灾难。后来在清朝末年又有关内的移民北上,又有一些文化流人、闯关东的汉子,来到这儿拓荒垦殖。这里的人绝大多数是关内移民。

在1896年兴建了东清铁路(后改名为中东铁路)。那是在1903年,东清铁路开始通车了。由于东清铁路的通车,为黑龙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沙俄入侵

木兰山上的树林被连绵的秋雨浸湿了那片绿叶,在这里的小

树长成了老树，瘦长的树枝在微风中摇摆。那些茂密的柔嫩的树叶和那粗大的树身挺立着，叶子均匀的绿色被雨丝洗得干干净净。这是一片古老的森林，这里的人们，在这一带开设了多处木营，他们在这里采伐林木，每年有大量的木材运出境，或通过水路托运出去将这些木材卖掉。

这时俄国军队全面进犯东北三省。俄军一方面由北面和东面分路侵入黑龙江、吉林省境内，另一方面从旅大地区沿铁路线向北进攻，当时的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吉林将军长顺打着白旗迎接敌人，结果俄军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其中哈尔滨也同时被占领了。在占领的过程中，俄军到处残酷的杀害中国的平民百姓。东北三省成了俄国军事占领的殖民地。

木兰山里的伐木工人们听从哈尔滨回来的人说，沙俄的军队已侵占了哈尔滨。消息传来，木兰的老百姓人心慌慌的，这里采伐出来的木材也不敢外运了。

天有不测风云，驻哈尔滨的俄军奉命，乘着二艘军舰从哈尔滨出发，通过松花江，气势汹汹开进了呼兰河口。驻守在呼兰河口的清朝官兵们抵抗不了那军舰上纷飞炮火，立即撤退。军舰上俄军的气焰更加嚣张了，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都是草包，不堪一击，中国的军队不过如此。俄军又乘兵舰进攻木兰的石头河子。俄军没有想到驻守在石头河子的清兵早就接到来报俄军舰到来的消息，他们早就有了准备。这时驻守在石头河子的清军统领孙自镒接到了俄军乘舰前来侵犯的报告后，他气得火冒三丈，立即命令部下的官兵，做好战斗准备。阵地上的炮台准备好了充足的弹药，兵勇们纷纷上阵准备与俄军奋战。江水在拍打着江岸，这时江面远远地出现了俄军的军舰。岸上的官兵们有些紧张了。统领孙自镒沉着地指挥部队，他等着俄军舰靠近阵地再开火。这时俄军舰越来越近了，几乎能看见了军舰上俄兵的面孔。“开炮”！孙统领愤怒地命令，愤怒的炮火冲出了炮膛，射向敌舰，俄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炮火吓得惊

呆了，连还击都来不及了。舰上的俄兵们有的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击伤了，有的在军舰的甲板上东藏西窜，军舰上有的部位起火了。俄军舰调转头狼狈地逃离了。“敌舰逃跑了！敌舰被我们打败了！我们胜利了！”岸上的清军一阵欢呼。岸上和江面上一片硝烟弥漫。沙俄的军舰带着浓浓的黑烟一会儿就消失在江面上了。

沙俄的这两艘军舰被击退的消息，百姓们奔走相告，传遍了整个东兴，整个木兰镇，消息也传到了哈尔滨。

败退的俄军舰逃回了哈尔滨以后，激怒了他们的上司，俄军的首领对这次的失败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他们为了报复筹划着下一步的阴谋。

8月的一天，天是阴着的天，使人感到心情沉闷，一阵阵江风吹过来，带着星星的雨点儿。远处的江面，一片灰蒙蒙。远处的山和村镇被雨雾遮住了，变得朦朦胧胧。

驻守在石头河子的清军上次打了胜仗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都认为俄军不能就这样罢休的，一定还会再来的。

这些清兵大多数是年青人，他们个个膀大腰圆很是魁梧。现在他们在孙统领的指挥下，在这里坚守着阵地，黑黑的炮口仰望着江面。

果然没有出乎所料，突然传令兵骑马来报远处江面上发现俄军的军舰。孙自镒立即命令炮勇准备战斗。士兵马上行动起来，搬来弹药，他们在阵地上都准备好了长枪和子弹。孙自镒统领拿起单筒望远镜巡视观察着江面。沙俄的军舰果然来了，一共是六艘军舰。耀武扬威，气势汹汹向前挺进着。孙统领感到心里一沉，他放下望远镜说：“来者不善哪”。敌舰越来越近，敌舰抢先向岸上开枪开炮了。弹片炸得岸上尘土飞扬，硝烟滚滚。孙统领指挥部队进行猛烈还击。仇恨的炮火炸响了，仇恨的子弹射出了枪膛。击穿了俄兵的胸膛，俄兵叫喊着还击着，这时后边的敌舰都跟了上来，敌舰的炮火加强了，舰上的排子枪的子弹一片片飞过来，岸上阵地的清

兵们有的中弹倒下了，有的身上受了伤，但还是顽强支撑着身体向敌舰猛烈还击着，鲜血在流淌着。

清军统领孙自镒率领指挥着部队，死死地坚守着阵地，不后退一步。他们向敌舰猛烈地还击着，仇恨的子弹射向舰上的敌人。又有一些敌人被打倒了。

这时有两艘沙俄的军舰在其他的军舰的掩护下，从侧面靠上岸了。从那两艘军舰上下来一大批俄军骑兵。他们在马上端着长枪边射击边包抄后路，向驻守在石头河子的清军围抄过来，骑兵队断了清军的退路。

这时阵地上喊杀声、枪声炮声、刺刀拼刺的碰撞声，战马的嘶鸣声响成了一片。一个个清兵倒下了。鲜血在硝烟下流淌着，沙俄军舰上的俄兵全部登陆了。

孙自镒的部队死伤大半，在这紧急关头，他立即命令仅剩下来的一小部分人杀出重围。

阵地上留下俄军的战马的尸体和俄军骑兵的一具具尸体。阵地上也留下了一具具清军兵勇的尸体。

俄军登陆了，他们踏着战场上流淌的血浆，他们端着带有刺刀的长枪，在镇上每到一处见着老百姓就开枪。他们用火把点燃了一个个房屋。熊熊的烈火在燃烧，呛人的浓烟笼罩着木兰的上空，有的老百姓从燃烧的屋子里跑出来，俄军的枪声响了，跑出来的人倒在血泊中，就是孩子也不放过。

俄兵们持着枪游街窜巷，遇到男人就杀，遇到女人就奸，见到财物就抢。

镇上有有的妇女被俄兵抓走了。

俄兵到处搜仓找财物和武器，弄得鸡飞狗叫。俄兵抢走这里所有的武器。

俄军走后，逃出去的百姓回到村里，痛哭着寻找自己的亲人，埋葬死去的亲人，重建被烧毁的房屋。

沙俄从那以后，气焰更加嚣张了。

1901年3月驻巴彦苏苏的俄军越过木兰镇侵入东兴镇，焚烧协领的公署，浓浓的火焰在燃烧着，那些营房被大火烧得噼啪的响。在这次焚烧中将那些案卷全部烧毁了。俄兵们又将老百姓的房屋点燃了。

8月29日，俄军再次侵入东兴镇，居民的房屋被俄军焚烧殆尽，来不及躲避的老百姓都被俄军屠杀了，场面惨不忍睹。

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小镇上，那里的人们遭到了俄军的血腥屠杀，俄军在镇上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在小镇上，俄军在所抓到的妇女和男人当中选择了一百个年青的男女，俄兵强行扒光女人的衣服，让她们站立成一排，强迫她们在那里观看，俄军将中国的赤裸男人当成射击的靶子。他们在那里打赌。俄兵每人五发子弹，在五发子弹内射击站在80米以外的中国男人的阳具，如果击中就得中国裸女一个，得裸女多者为赢。俄兵任意发疯地杀害镇上的中国人。那些作为靶子的中国男人一个个倒在了俄军的枪下，全部毙命，剩下的裸女们，被俄军运往俄境卖入妓院。

从那以后，木兰达段的居民，一大半迁徙他处，远远地离开了这里。

白杨木河口之战

在木兰镇城西的半公里处，有一条白杨木河，此河原名叫布雅密河。《金史》称乌邪古河，是木兰县境内的第二条大河，也属于松花江水系，这条河发源于离县城以北的37公里外的滥柴顶子南麓。这条河绕玉皇阁山从西南流出，经由东风、建国两个乡，又从木兰镇城西注入松花江。白杨木河的流长为58公里，这条河是木兰县东部各乡镇主要灌溉河流。

1901年间，清政府被迫与英、俄、德、法、美、日、意、奥以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

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

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划定北京东郊民巷为“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保护；

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对反帝运动镇压不利的官吏，“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慈禧对列强不把她当成“祸首”而且继续保存清政府而感到很庆幸，她很满意地批准了《辛丑条约》的签订。慈禧并厚颜无耻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至此清政府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了。

木兰的县衙上行下效，这里的老百姓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一天天胆战心惊，度日如年。自从俄军烧杀抢掠，洗劫后的家园又重新建设，县衙的清军对俄军的入侵不予抵抗，连连败退。而且下令镇压反俄民众。

木兰县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也根治不了这一地区常年发生的匪患。使这里的老百姓雪上加霜，生灵涂炭。

年初2月，木兰一带的土匪中，有位名叫刘占北的头目，这个人原来也是个穷苦人出身。他豪气凌人，也很讲义气，对清政府的无能和丧权辱国，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恨那些到处杀害中国百姓的俄军，他更恨那些压制反侵略的老百姓的官兵们。

刘占北已经和木兰县里的官兵们结冤了。刘占北四处召集组织抗俄兵的民众，时间不长就组织民众800余人。他们没有武器就

自己动手制做刀枪、棍棒。把这些人都武装起来了。又将这些人进行训练以后，一方面来对付俄军再来侵略，另一面对付县里的清兵。

一天下午，刘占北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他们路过白杨木河口时，正好与清兵相遇，这真是冤家路窄，这支 800 多人的队伍和有好几百人的清兵混杀在一起，在这白杨木河口，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

在这次交战中，刘占北率领的队伍消灭清官兵 30 余人，俘获清官兵 228 人，并缴获清兵的大量武器。

后来，刘占北在一次去吉林的路途中，被俄兵们捕获。最后他被流放了，他被流放到俄国境内有个叫四合林的地方去了。

第二章

连年的江河暴涨，给木兰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官府腐败，盐价猛涨，民众觉醒。

民众自发性地组织起来与官府抗争。

他们没有受县衙官员的谎言欺骗，没动摇抢盐行动。他们不畏全副武装的军警残暴镇压，浩浩荡荡的抢盐队伍冲进每一个盐店……

暴涨的江河

木兰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涛涛的松花江水在诉说这里民众的苦难。住在松花江边的百姓们有的也以渔猎为生。早在1862年黑龙江的将军特晋钦奏准，于呼兰城所属的松花江北岸，呼兰河以东的270余华里设立了民用网场11段，当时以每20里为一段。清政府对渔民们进行管理，不能随便私自捕鱼，在原来设立的每个段位征收课银20两。

在木兰境内的 80 里长的松花江也给分成了四段，设立专司进行捕捞，每年上缴网银 80 两。生活在江边的百姓，如果只靠打鱼是难以维持生活的。他们靠种庄稼，连年受灾，没有多少的收获。每年的秋季都会遭到水灾的侵袭，成熟的庄稼被大水冲得颗粒不收。

1914 年，这一年的秋季，涛涛的江水就像翻了脸的暴君，说变就变。连绵的雨一连下了几天几夜。深夜里，原来静静的有些碧绿的松花江水突然暴涨，江水夹着黄色的泥沙翻卷着，涛涛向前滚动着。水位不断地高涨，江水卷拔着两岸的那干枯的柴禾，打着转向前流走着。一会江水翻腾着，江水在翻腾着狂涛，片片浪花一排排冲过来，呼呼上涨的水奔腾呼啸着，浩浩荡荡向木兰、宾县江边浸淹。松花江的水位，高涨七八尺，江水携带着细沙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庄稼，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庄稼被淹了。

“发大水啦！发大水啦！大家快起来呀！”不知谁在这雨夜里大声呼喊，在这个雨夜里，人们从梦中惊醒跑出来，一看大水进了村，村里的人声嘈杂。水是来得那样猛，人们喊着叫着，慌忙进屋抢粮食，背着粮袋和能带的衣物往外跑。浑浊的江水，像凶猛的野兽冲进村庄，只一转眼的功夫，村里的房屋在江水的冲击中一片片倒塌了。没有倒的只露出那房脊和一些摇晃的树梢，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岸上的百姓们早已在雨夜里奔跑到最高点，孩婴在母亲的怀抱里啼哭，人们在喊叫，发狂的人群，在这雨夜里奔跑，有的挎着包袱，纷纷向别处逃难。在这雨夜里，一些逃难的人群在晃动，老人们回头望着自己的房子在江水中消失了，老泪纵横，仰首向天呼叫着：“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让我们怎么活呀！”江水仿佛更加暴涨了。江水并没有听到他们那悲惨的呼声，波涛激荡，江水在自由地泛滥着……

木兰沿江的受灾的民众，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有的四处流浪，连续几天来有些人聚集在一起，联合向官府县衙请求解决粮食来维持活命。十几天过去了，知县马六舟像热锅里的蚂蚁，他看见

县衙前那人山人海的难民，就地亲自下派人员，四处张贴告示，他在木兰动员集资赈灾款一共有 28 万余吊，用这笔款赈济这次受灾的难民。当这次潮水退下去了以后，受灾的百姓又回到各自的被水冲毁的家，他们开始重建家园，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房屋。

冬天来到了。那寒冷的冬季，冷风卷着雪花一连刮了好几天，黄昏时才停下来。在那枯枝头上落满了雪花。在这漫长寒冷的季节，这里的百姓们，不敢走出那简陋的房子，全家老幼围坐在土炕的火盆边取暖。当这漫长的冬天过去以后，仿佛人的心里充满着温暖。春天来了，那山里的雪并没有融化，却是又下了几场很大的春雪。在这冰雪融化了的时节里，江河的水位又一次暴涨了，沿江一带的民房和粮栈被淹了，又有许多的房屋倒塌了，大自然给这里的老百姓们又一次带来了灾难……。

木兰达河与五站

提起五站，原来在清朝的时候是八旗的一个驿站。五站是在木兰县城以东的 9 公里处，从东以二道河子为界又和通河县宏太乡为邻，南靠松花江，西边是木兰镇。北边和建国乡连接。五站属北部山区丘陵起伏的地带，南部沿江地势低洼。传说原来这里没有村庄，是一片茂盛的杨树林子，这片杨树林守着这白杨木河边，是由于水份特别的充足关系，这里的白杨树根深叶茂，被这里的风刮得树叶沙沙地响，太阳照得那绿叶闪着银光。人们称这里为白杨木。后来由于通信不便，在 1297 年至 1307 年始建通信驿站，只有用马作为交通工具，进行送信投递，这个通信驿站当时名为布雅密（伯颜迷）站，送信的人骑着马跑了几天后经过这里，下马在这里休息，或在这里暂住一夜第二天带好食物，继续骑着马赶路，有的骑着马将信送到这里就算完成了任务，再骑着马返回。这里的送信人再将转送来的信件带好骑着快马向另外的驿站跑去，这样接连下去，最

后信送到收信地点为止，五站这里只能作为信的转送站，有的做买卖的老客骑着马也在这里暂时休息一夜，第二天继续赶路。

自从这里设有了驿站，就逐渐有了人烟，有不少的老百姓迁到这里居住。根据五站的地理状况，在这里不能深挖窖，是由于邻近白杨木河较近，如挖较深的坑就能出水，另外还有很多很乱的粗大的杨树根子，也没有办法挖下去。

五站还有一个传说：原来五站是块宝地。五站一带，地理方圆是条巨龙，因为迁居这里的人在这里挖土造坯盖房子，又有不少的人家在这里挖土建立烧锅（制酒）。他们在这里不断地挖坑，取土打坯建灶等，天长日久终将龙身挖断，那龙头狂奔至通河，龙尾摆甩到松花江畔的木兰镇方向，至使五站风水大衰，元气尽伤。这只能是传说的故事。

后来在 1762 年，吉林的将军（景淳）为解决东从三姓（今依兰县）西至阿勒楚喀（今阿城县），这遥远路途驿递的不方便，遂设了佛斯和亨站（就是现在的五站），在复兴南是四站；通河东 18 里处为三站；香兰为二站；依兰为一站。后来在五站这个地方，人不断地增多，人来人往的过客很多，又有 10 处大车店（旅店），和各种买卖 20 多家。

1905 年，清政府派官员来五站进行考察，准备建立木兰县，认为木兰镇一带比较好，地理位置面临松花江。自从木兰建制后，五站又隶属木兰县第二区。所以，才有：先有五站后有木兰之说。人们说五站当时虽然没有发生过什么灾难，却比别的地带较太平一些，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木兰达河，在木兰县的城西 30 多公里处。这条河是木兰境内的第一条大河。属松花江的水系，这条河共有 154 条支流，河出两源，一出青峰岭南的山脚下，一出摩云顶子，当汇合后一直往西流，再南折流入松花江。

木兰达河在木兰要经过 8 个乡镇，如东兴、新民、新胜、大贵，

龙江、利东、吉兴、柳河，一共有 110 公里长。这条河给这里的百姓带来一些繁荣昌盛，但也给这里的百姓们带来不少的灾难。

木兰达河在东兴段面，1914 年七八月间发生一次最大洪峰，木兰段沿岸成灾，这里的老百姓又一次遭受了洪灾。

抢盐的风波

木兰的老百姓们在几次泛滥的江河大水灾害中，流离失所。官府欺压百姓，官税不断增高，盐价猛涨，等等，造成了民众反抗官府事件时有发生。

1916 年 5 月 30 日晚 8 点多钟，有东来的老百姓 2 000 多人浩浩荡荡来到五站，他们同时在木兰浓浓河的老百姓 1 000 多人，在黑夜里，人头晃动着黑压压一片包围了盐站。他们是来这里抢盐的，他们在这灾难之中难以生活下去了，老百姓们恨透了官府和那些投机的盐商们，盐价不断地上浮，官府腐败，官府对百姓的疾苦又不闻不问。现在他们来到这里抢盐，军警们闻讯赶来了，但是军警们无法阻拦眼前这些浩浩荡荡的人群。人们呐喊着、拥挤着。这人流像潮水一般涌进了盐站，背的背、扛的扛、拎的拎、抬的抬，一会儿将那 1 000 多袋盐，全部被百姓们抢得空空。在抢盐的时候又有一大批军警出动了，他们包围了盐站，抢盐的人流呐喊着，肩上扛着盐袋奔跑着，四处躲着军警，有的被军警捉住了，但是他们进行了反抗和搏斗，挣脱了。在这黑夜里，在这杂乱的脚步声中，混杂着叫骂声，呼喊声，武器的碰撞声、警笛声、厮打声响成一片。最后在这次抢盐中，有 3 个人被军警们抓去了，那是几位没有来得及跑掉的群众。

抢盐的风潮并没有结束。5 月 31 日，还是东来抢盐的老百姓又聚集 7 000 余人，愤怒的人群要求警方放回被抓的人。这次的组织是有准备的，浩浩荡荡的人流涌入木兰城。这里的盐商们早已闻

讯吓得紧闭了门户。抢盐的人潮呐喊着，聚集在盐商何永升门外，人流闯开了大门冲了进去，1 200 袋的盐全部被这些民众扛走。这时木兰城里的军警们全部出动，警笛在鸣叫，抢盐的人群一下散开。这次木兰城的军警们或许早就有了准备，他们也听到昨天五站的盐站被抢的事，又看见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和正在抢盐的场面，也感到震惊。他们这次堵截似乎发挥了优势，军警们四处进行分头堵截，当场逮捕有 40 多人，这些人是来不及跑掉的，军警们将那些丢弃的盐袋收回来，最后计算追回 479 袋。

这次的抢盐，惊动了木兰商会，他们召集了会议研究此事，觉得通过这两次百姓自发性的抢盐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市价不稳，浮收太多，所以造成了民怨，致使百姓们起来纷纷抢盐，结果把商号代销的官盐都给抢了。

军警们抓走的 40 多个老百姓一个也没有放回来。一位老妇站在村边啼哭着：我的儿呀，你在哪儿呀，你啥时能回来哟……。她老人家两眼昏花，老泪纵横。她是多么希望儿子能出现在村口。一位怀抱着婴儿的妇女，她的眼睛哭得有些红肿，她的丈夫被抓走已经有 6 天了还没有放回来。百姓们并没有被那些军警们吓倒，他们更加痛恨官府，他们又组织起来，一起来到木兰前郑屯，将福盛长的盐号 800 多袋盐全部抢走。这时有人喊“军警来了！”人们并没有扔掉那肩上的盐袋。他们四处散开跑散了。在这次抢盐中又有 3 个农民被军警抓去了，在当天的下午 3 点又有农民 1 000 多人，人群激荡地涌向石头河子聚发源恒开东的盐店，人们砸开盐店的大门后冲了进去，将盐店里的存盐 1 000 多袋全部抢光。当地出动了大量的宪兵队，他们到处堵截跑散的抢盐群众，盐店的门前乱成一团，群众与宪兵厮打在一起，有的宪兵队的官兵在与百姓的搏斗中受了伤。在这次抢盐中又有 3 人被抓走了。

6 月 8 日上午 8 点，又有乡民数百人抢走木兰和盛头存盐 137 袋。刘广荣等率领将近 500 人来到木兰大贵屯将木兰大贵屯天合

东的存盐全部抢光了。

高义等率领群众1 000多人涌到木兰镇抢盐，当时县佐出面向抢盐的群众进行对话，最后答复允许给每人分20斤盐。沸腾的人群向前拥去，士兵的手里端着枪上来阻拦着人群，人群向前拥挤着哪能阻拦住，有的与士兵们纠打在一起，人们叫喊着。这时有些民众受伤了，一些士兵也受伤了，人们冲进盐店……

9点的时候，又有2 000多人冲进木兰同裕长盐店将这里的存盐900袋抢光。

裕发东盐店也聚集着200余人，他们冲进盐店抢盐42袋。这时全部武装的军警赶来了，他们端着步枪镇压着抢盐的群众，现场没有一个群众被军警手里的枪吓倒，他们照样扛着盐袋离开盐店。

6月9日，木兰石头河子有男女老幼4 000人在百户长的率领下，不顾军警的镇压，冲进聚发源盐店。县佐曹汉洲也来到抢盐现场，他命令军警们拦住这些抢盐乡民。他的这一举措，激怒了乡民，人们将聚发源盐店存盐100多袋背的背、扛的扛，全部抢走。木兰县佐曹汉洲一看又命令手下的军警抓抢盐的人，抢盐乡民的潮流与军警们汇在一起。乡民们将发布命令的曹汉洲打倒在地，他被乡民们打伤了腰部，巡长也在这次混打中受了轻伤。当天的木兰南乡的乡民500余人，抢走广利东存盐170多袋，军警在阻止拦截中用木棒打伤乡民2人。

抢盐的风潮波及到巴彦城，距县城百里的拐把桥盐店，6月10日，两次被抢，11日木兰的乡民百姓2 000多人欲进巴彦县城抢盐，他们用大木桩，撞击城门，城门的门栓被击坏了。人们准备冲进城。但是巴彦县知事马六舟和巴旅长一起带领着部队，坚守一天，抢盐的民众，没有进去城。12日，又有两起人想进城，被军警拦截没有成功。

6月11日早8点，乡民数百人赶着马车在木兰县城欲行抢盐，县知事等人闻讯前往苦劝，并答应盐价降至800文，乡民仍不